



雷雨

曹 禺◎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雷雨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雨/曹禺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613-4779-9

I.雷... II.曹... III.话剧—剧本—中国—现代 IV.I2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46345 号

图书代号:SK9N0793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74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779-9

定 价: 22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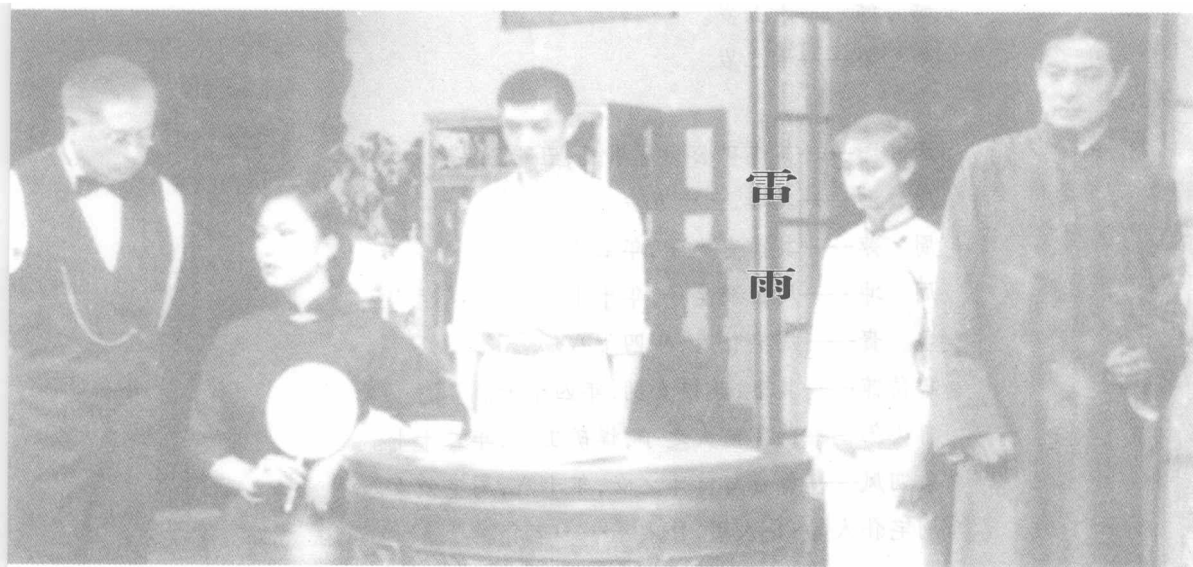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雷 雨 1

北京人 151



雷雨





人 物

姑奶奶甲(教堂尼姑)

姑奶奶乙

姊 姊——十五岁。

弟 弟——十二岁。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,五十五岁。

周蘩漪——其妻,三十五岁。

周 萍——其前妻生子,年二十八。

周 冲——周蘩漪生子,年十七。

鲁 贵——周宅仆人,年四十八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,某校女佣,年四十七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,煤矿工人,年二十七。

鲁四风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,年十八,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:仆人甲,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景

序 幕 在教堂附属医院的一间特别客厅内

——冬天的一个下午。

第一幕 十年前,一个夏天,郁热的早晨。

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(即序幕的客厅,景与前大致相同。)



第二幕 景同前。

——当天的下午。

第三幕 在鲁家，一个小套间。

——当天夜晚十时许。

第四幕 周家的客厅(与第一幕同)。

——当天半夜两点钟。

又回到十年后，一个冬天的下午。

——景同序幕。

(由第一幕至第四幕为时仅一天)



序 幕

景——一间宽大的客厅。冬天，下午三点钟，在某教堂附设医院内。

屋中间是两扇棕色的门，通外面；门身很笨重，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，门前垂着满是斑点，褪色的厚帷幔，深紫色的；织成的图案已经脱了线，中间有一块已经破了一个洞。右边——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——有一扇门，通着现在的病房。门面的漆已经蚀了去。金黄的铜门钮放着暗涩的光，配起那高而宽，有黄花纹的灰门框，和门上凹凸不平，古式的西洋木饰，令人猜想这屋子的前主多半是中国的老留学生，回国后又富贵过一时的。这门前也挂着一条半旧，深紫的绒幔，半拉开，破或碎条的幔角拖在地上。左边也开一道门，两扇的，通着外间饭厅，由那里可以直通楼上，或者从饭厅走出外面，这两扇门较中间的还华丽，颜色更深老；偶尔有人穿过，它好沉重地在门轨上转动，会发着一种久磨擦的滑声，像一个经过多少事故，很沉默，很温和的老人。这前面，没有帷幔，门上脱落，残蚀的轮廓同漆饰都很明显。靠中间门的右面，墙凹进去如一个神像的壁龛，凹进去的空隙是棱角形的，划着半图。壁龛的上大半满嵌着细狭而高长的法国窗户，每棱角一扇长窗，很玲珑的；下面只是一块较地板略起的半圆平面，可以放着东西来；可以坐；这前面整个地遮上一面的折纹的厚绒垂幔，拉拢了，壁龛可以完全掩盖上，看不见窗户同阳光，屋子里阴沉沉，有些气闷。开幕时，这帷幕是关上的。

墙的颜色是深褐，年久失修，暗得褪了色。屋内所有的陈设都很富丽，但现在都呈现着衰败的景色。——右墙近前是一个壁炉，沿炉嵌着长方的大理石，正前面镶着星形彩色的石块；壁炉上面没有一件

陈设，空空地，只悬着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现在壁炉里燃着煤火，火焰熊熊地，照着炉前的一张旧圈椅，映出一片红光，这样，一丝丝的温暖，使这古老的房屋还有一些生气。壁炉旁边搁放一个粗制的煤斗同木柴。右边门左侧，挂一张画轴；再左，近后方，墙角抹成三四尺的平面，倚的那里，斜放着一个半人高的旧式紫檀小衣柜，柜门的角上都包着铜片。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，两只白饭碗，都搁在旧黄铜盘上。柜前铺一张长方的小地毯；在上面，和柜平行的，放一条很矮的紫檀长几，以前大概是用来摆设瓷器、古董一类的精巧的小东西，现在堆着一叠叠的白桌布，白床单等物，刚洗好，还没有放进衣柜去。在正面，柜与壁龛中间立一只圆凳。壁龛之左（中门的右面），是一只长方形的红木菜桌。上面放着两个旧烛台，墙上是一张大而旧的古油画，中间左面立一只玻璃的精巧的紫檀柜。里面原为放古董，但现在是空空的，这柜前有一条狭长的矮凳。离左墙角不远，与角成九十度，斜放着一个宽大深色的沙发，沙发后是只长桌，前面是一条短几，都没有放着东西。沙发左面立一个黄色的站灯，左墙靠前略凹进，与左右后墙成一直角，凹进处有一只茶几，墙上低悬一张小油画。茶几旁，再略向前才是左边通饭厅的门。屋子中间有一张地毯。上面对放着，但是略斜地，两张大沙发；中间是个圆桌，铺着白桌布。

〔开幕时，外面远处有钟声。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，最好是 Bach: High Mass in B Minor Benedictus qui venait Domini Nomini——屋内静寂无人。〕

〔移时，中间门沉重地缓缓推开，姑奶奶甲（寺院尼姑）进来，她的服饰如在天主教堂里常见的尼姑一样，头束着雪白布巾，蓬起来像荷兰乡姑，穿一套深蓝的粗布制袍，衣袍几乎拖在地面。她胸前悬着一个十字架，腰间悬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铿铿地响着。她安静地走进来，脸上很平和的。她转过身子向着门外。〕

姑 甲 （和蔼地）请进来吧。

〔一位苍白的老年人走进来，穿着很考究的旧皮大衣，进门脱下



帽子，发斑白，眼睛沉静而忧郁，他的下颏有苍白的短须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进门后，也取下来，放在眼镜盒内，手有些颤。他搓弄一下子，衰弱地咳两声。外面乐声止。

姑 甲 （微笑）外面冷得很！

老 人 （点头）嗯——（关心地）她现在还好么？

姑 甲 （同情地）好。

老 人 （沉默一时，指着头。）她这儿呢？

姑 甲 （怜悯地）那——还是那样。（低低地叹一口气）

老 人 （沉静地）我想也是不容易治的。

姑 甲 （矜怜地）您先坐一坐，暖和一下，再看她吧。

老 人 （摇头）不。（走向右边病房）

姑 甲 （走向前）您走错了，这屋子是鲁奶奶的病房。您的太太在楼上呢。

老 人 （停住，失神地）我——我知道，（指着右边病房）我现在可以看看她么？

姑 甲 （和气地）我不知道。鲁奶奶的病房是另一位姑奶奶管，我看您先到楼上看看，回头再来看这位老太太好不好？

老 人 （迷惘地）嗯，也好。

姑 甲 您跟我上楼吧。

〔姑甲领着老人进左面的饭厅下。

〔屋内静一时。外面有脚步声。姑乙领两个小孩进。姑乙除了年轻些，比较活泼些，一切都与姑甲相同。进来的小孩是姊弟，都穿着冬天的新衣服，脸色都红得像个苹果，整个是胖圆圆的。姊姊有十五岁，梳两个小辫，在背后摆着；弟弟戴上一顶红绒帽。两个都高兴地走进来，二人在一起，姊姊是较沉着些。走进来的时节姊姊在前面。

姑 乙 （和悦地）进来，弟弟。（弟弟进来望着姊姊，两个人只呵手）外头冷，是吧。姐姐，你跟弟弟在这儿坐一坐好不好？

姊 姊 （微笑）嗯。



弟 弟 (拉着姊姊的手,窃语)姐姐,妈呢?

姑 乙 你妈看完病就来,弟弟坐在这儿暖和一下,好吧?

[弟弟的眼望姊姊。]

姊 姊 (很懂事地)弟弟,这儿我来过,就坐这儿吧,我给你讲笑话。(弟弟好奇地四面看。)

姑 乙 (有兴趣地望着他们)对了,叫姐姐给你讲笑话,(指着火)坐在火旁边讲,两个人一块儿。

弟 弟 不,我要坐这个小凳子!(指中门左柜前的小矮凳)

姑 乙 (和气地)也好,你们就坐这儿。可是(小声地)弟弟,你得乖乖地坐着,不要闹!楼上有病人——(指右边病房)这旁边也有病人。

姊 姊
弟 弟 (很乖地点头)嗯。

弟 弟 (忽然,向姑乙)我妈就回来吧?

姑 乙 对了,就来。你们坐下,(姊弟二人共坐矮凳上,望着姑乙)不要动!(望着他们)我先进去,就来。

[姊弟点头,姑乙进右边病房,下。]

[弟弟忽然站起来。]

弟 弟 (向姊)她是谁?为什么穿这样衣服?

姊 姊 (很世故地)尼姑,在医院看护病人的。弟弟,你坐下。

弟 弟 (不理她)姐姐,你看!你看!(自傲地)你看妈给我买的新手套。

姊 姊 (瞧不起地)看见了,你坐坐吧。(拉弟弟坐下,二人又很规矩地坐着)。

[姑甲由左边厅进。直向右角衣柜走去,没看见屋内的人。]

弟 弟 (又站起,低声,向姊)又一个,姐姐!

姊 姊 (低声)嘘!别说话。(又拉弟弟坐下)。

[姑甲打开右面的衣柜,将长几上的白床单,白桌布等物一叠叠放在衣柜里。]

[姑乙由右边病房进。见姑甲,二人沉静地点一点头,姑乙助姑甲放置洗物。]



姑 乙 (向姑甲,简截地)完了?

姑 甲 (不明白)谁?

姑 乙 (明快地,指楼上)楼上的。

姑 甲 (怜悯地)完了,她现在又睡着了。

姑 乙 (好奇地询问)没有打人么?

姑 甲 没有,就是大笑了一场,把玻璃又打破了。

姑 乙 (呼出一口气)那还好。

姑 甲 (向姑乙)她呢?

姑 乙 你说楼下的?(指右面病房)她总是那样,哭的时候多,不说话,我来了一年,没 听说过她说一句话。

弟 弟 (低声,急促地)姐姐,你给我讲笑话。

姊 姊 (低声)不,弟弟,听她们说话。

姑 甲 (怜悯地)可怜,她在这儿九年了,比楼上的只晚了一年,可是两个人都没有好。——(欣喜地)对了,刚才楼上的周先生来了。

姑 乙 (奇怪地)怎么?

姑 甲 今天是旧年腊月三十。

姑 乙 (惊讶地)哦,今天三十?——那么今天楼下的也会出来,到这房子里来。

姑 甲 怎么,她也出来?

姑 乙 嗯。(多话地)每到腊月三十,楼下的就会出来,到这屋子里;在这窗户前面站着。

姑 甲 干什么?

姑 乙 大概是望她的儿子回来吧,她的儿子十年前一天晚上跑了,就没有回来。可怜,她的丈夫也不在了——(低声地)听说就在周先生家里当差,——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太多,死了的。

姑 甲 (自己以为明白地)所以周先生每次来看他太太来,总要问一问楼下的。——我想,过一会儿周先生会下楼来见她来的。

姑 乙 (虔诚地)圣母保佑他。(又放洗物)

弟 弟 (低声,请求)姐姐,你跟我讲半个笑话好不好?

姊 姊 (听着有兴趣,忙摇头,压迫地,低声)弟弟!

姑 乙 (又想起一段)奇怪周家有这么好的房子,为什么要卖给医院呢?

姑 甲 (沉静地)不大清楚。——听说这屋子有一天夜里连男带女死过三个人。

姑 乙 (惊讶)真的?

姑 甲 嗯。

姑 乙 (自然想到)那么周先生为什么偏把有病的太太放在楼上,不把她搬出去呢?

姑 甲 说是呢,不过他太太就在这楼上发的神经病,她自己说什么也不肯搬出去。

姑 乙 哦。

[弟弟忽然站起。

弟 弟 (抗议地,高声)姐姐,我不爱听这个。

姊 姊 (劝止他,低声)好弟弟。

弟 弟 (命令地,更高声)不,姐姐,我要你给我讲笑话!

[姑甲,姑乙回头望他们。

姑 甲 (惊奇地)这是谁的孩子?我进来,没有看见他们。

姑 乙 一位看病的太太的,我领他们进来坐一坐。

姑 甲 (小心地)别把他们放在这儿。——万一把他们吓着。

姑 乙 没有地方;外头冷,医院都满了。

姑 甲 我看你还是找他们的妈来吧。万一楼上的跑下来,说不定吓坏了他们!

姑 乙 (顺从地)也好。(向姊弟,他们两个都瞪着眼睛望着她们)姐姐,你们在这儿好好地再等一下,我就找你们的妈来。

姊 姊 (有礼地)好,谢谢你!

[姑乙由中门出。

弟 弟 (怀着希望)姐姐,妈就来么?

姊 姊 (还在怪他)嗯。

弟 弟 (高兴地)妈来了!我们就回家。(拍掌)回家吃年夜饭。



姊 姊 弟弟，不要闹，坐下。（推弟弟坐）。

姑 甲 （关上柜门向姊弟）弟弟，你同姐姐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。我上楼去了。

〔姑甲由左面饭厅下。〕

弟 弟 （忽然发生兴趣，立起）姐姐，她干什么去了？

姊 姊 （觉得这是不值一问的问题）自然是找楼上的去了。

弟 弟 （急切地）谁是楼上的？

姊 姊 （低声）一个疯子。

弟 弟 （直觉地臆断）男的吧？

姊 姊 （肯定地）不，女的——一个有钱的太太。

弟 弟 （忽然）楼下的呢？

姊 姊 （也肯定地）也是一个疯子。——（知道弟弟会愈问愈多）你不要再问了。

弟 弟 （好奇地）姐姐，刚才她们说这屋子死过三个人。

姊 姊 （心虚地）嗯——弟弟，我跟你讲笑话吧！有一年，一个国王——

弟 弟 （已引上兴趣）不，你给我讲讲这三个人怎么会死的？这三个人是谁？

姊 姊 （胆怯）我不知道。

弟 弟 （不信，伶俐地）嗯！——你知道，你不愿意告诉我。

姊 姊 （不得已地）你别在这屋子里问，这屋子闹鬼。

〔楼上忽然有乱摔东西的声音，铁链声，足步声，女人狂笑，怪叫声。〕

弟 弟 （略惧）你听！

姊 姊 （拉着弟弟手紧紧地）弟弟！（姊弟抬头，紧张地望着天花板）

〔声止。〕

弟 弟 （安定下来，很明白地）姐姐，这一定是楼上的！

姊 姊 （害怕）我们走吧。

弟 弟 （倔强）不，你不告诉我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，我不走。

姊 姊 你不要闹，回头妈知道打你！



弟 弟 (不在乎地)嗯!

[右边门开,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人颤巍巍地走进来,在屋中停一停,眼睛像是瞎了。慢吞吞地踱到窗前,由帷幔隙中望一望,又踱至台上,像是谛听什么似的。姊弟都紧张地望着她。

弟 弟 (平常的声音)这是谁?

姊 姊 (低声)嘘!别说话。她是疯子。

弟 弟 (低声,秘密地)这大概是楼下的。

姊 姊 (声颤)我,我不知道。(老妇人躯干无力,渐向下倒)弟弟,你看,她向下倒。

弟 弟 (胆大地)我们拉她一把。

姊 姊 不,你别去!

[老妇人突然歪下去,侧面跪倒在舞台中。台渐暗,外面远处合唱声又起。

弟 弟 (拉姊向前,看老太婆)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是怎么回事?这些疯子干什么?

姊 姊 (惧怕地)不,你问她,(指老妇人)她知道。

弟 弟 (催促地)不,姐姐,你告诉我,这屋子怎么死了三个人。这三个人是谁?

姊 姊 (急迫地)我告诉你问她呢,她一定都知道!

[老妇人渐渐倒在地上,舞台全暗,听见远处合唱弥撒和大风琴声。

弟弟声:(很清楚地)姐姐,你去问她。

姊姊声:(低声)不,你问她,(幕落)你问她!

[大弥撒声。



第一幕

开幕时舞台全黑，隔十秒钟，渐明。

景——大致和序幕相同，但是全屋的气象是比较华丽的。这是十年前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

壁龛的帷幔还是深掩着，里面放着艳丽的盆花。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，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，并且听见蝉在叫。右边的衣服柜，铺上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小巧的摆饰，最显明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柜前面狭长的矮几，放着华贵的烟具同一些零碎物件。右边炉上有一个钟同鲜花盆，墙上，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，背朝着墙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放满了古玩，前面的小矮凳有绿花的椅垫，左角的长沙发还不旧，上面放着三、四个缎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排置烟具等物，台中两个小沙发同圆桌都很华丽，圆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所有的帷幕都是崭新的，一切都是兴旺的气象，屋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屋中很气闷，郁热逼人，空气低压着。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。

〔开幕时，四风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摇着一把蒲扇，一面在揩汗，鲁贵（她的父亲）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零碎的银家具，很吃力地；额上冒着汗珠。

〔四风约有十七八岁，脸上红润，是个健康的少女，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，手很白很大，走起路来，过于发育的乳房很显明地在衣服底下颤动着。她穿一件旧的白纺绸上衣，粗山东绸的裤子，一双略旧的布鞋。她全身都非常整洁，举动虽然很活泼，因为经



过两年在周家的训练，她说话很大方，很爽快，却很有分寸。她的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能够很灵敏地转动，也能敛一敛眉头，很庄严地注视着。她有大的嘴，嘴唇自然红艳艳的，很宽，很厚，当她笑的时候，牙齿整齐地露出来，嘴旁也显着一对笑涡，然而她面部整个轮廓是很庄重地显露着诚恳。她的面色不十分白，天气热，鼻尖微微有点汗，她时时用手绢揩着。她很爱笑，她知道自己是好看的，但是她现在皱着眉头。

〔她的父亲——鲁贵——约莫有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神气萎缩，最令人注目的是粗而乱的眉毛同肿眼皮。他的嘴唇，松弛地垂下来，和他眼下凹进去的黑圈，都表示着极端的肉欲放纵。他的身体较胖，面上的肌肉宽弛地不肯动，但是总能很卑贱地谄笑着，和许多大家的仆人一样。他很懂事，尤其是很懂礼节，他的背略有点伛偻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他的主人答应着“是”。他的眼睛锐利，常常贪婪地窥视着，如一只狼；他很能计算的。虽然这样，他的胆量不算大；全部看去，他还是萎缩的。他穿的虽然华丽，但是不整齐的。现在他用一条抹布擦着东西，脚下是他刚刚好的黄皮鞋。时而，他用自己的衣襟揩脸上的油汗。〕

鲁 贵 （喘着气）四风！

鲁四风 （只做听不见，依然滤她的汤药）

鲁 贵 四风！

鲁四风 （看了她的父亲一眼）喝，真热。（走向右边的衣柜旁，寻一把芭蕉扇，又走回中间的茶几旁扇着。）

鲁 贵 （望着她，停下工作）四风，你听见了没有？

鲁四风 （厌烦地，冷冷地看着她的父亲）是！爸！干什么？

鲁 贵 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？

鲁四风 都知道了。

鲁 贵 （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，只好是抗议似的）妈的，这孩子！

（回过头来，脸正向观众）您少说闲话吧！（挥扇，嘘出一口气）呵！天气这样闷热，回头多半下雨。（忽然）老爷出门穿的皮鞋，您擦